黑沉岛

第二季

DARKSONG

幽歌

黑夜里暗吟的幽歌，潜入耳蜗里的奏鸣曲，沉溺其中的
孪生姐妹相顾于毁灭或拯救的命运螺旋……

(澳) 伊莎贝尔·卡莫迪 著
邵望生 余鸿 费文娟 杨静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纳兰朵告诫他的后人：

“尔等应根据如下的标志
来辨认如约而至的解救者：
本非造物主歌所缔造，
却是大洋送来的礼物；
头顶着燃烧着的火焰，
独眼却能观察乾坤；
非灵玄祭师却也能预测，
虽活着却唱着哀歌。”

——傻翻灵之传歌

在那个月光之夜，美丽的音乐人密贝儿也被带入了多事之秋的凯尔托。她那一头飘逸的火红长发，一只带银弱的眼睛，还有酷似莘拉难娜的脸，完完全全解读了《傻翻灵之传歌》中解救者的形象。然而她只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弱女子，唯一康复的希望系于云雾飘渺的黑沉岛，难道这就是凯尔托人苦苦等待的传世英雄？

孪生妹妹格琳寻找着回归之路，期待着与姐姐的重逢，她历尽艰险寻找着灵玄祭师，相信她们是唯一能够指引她回家的人，不料却一步步踏入了巨大的危险之中，冥冥之中，是冲幽灵还把她认定成了毁灭解救者的追击猎★……

时不我与，两姐妹命悬一线，等待她们的是什么？凯尔托的前途又在哪里？……

上架建议：玄幻小说

ISBN 978-7-5411-2718-2

9 787541 127182 >

定价：39.80元

第二季

黑沉鸟

DARK SONG

幽歌

(澳) 伊莎贝尔·卡莫迪 著

邱望生 余鸿 费文娟 杨静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幽歌/(澳) 伊莎贝尔·卡莫迪著；邱望生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7
(黑沉岛系列)
ISBN 978-7-5411-2718-2

Ⅰ.幽… Ⅱ.①伊…②邱… Ⅲ.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Ⅳ.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8571 号

Copyright © Isobelle Carmody, 1997
Copyright licensed by Penguin Group (Australia)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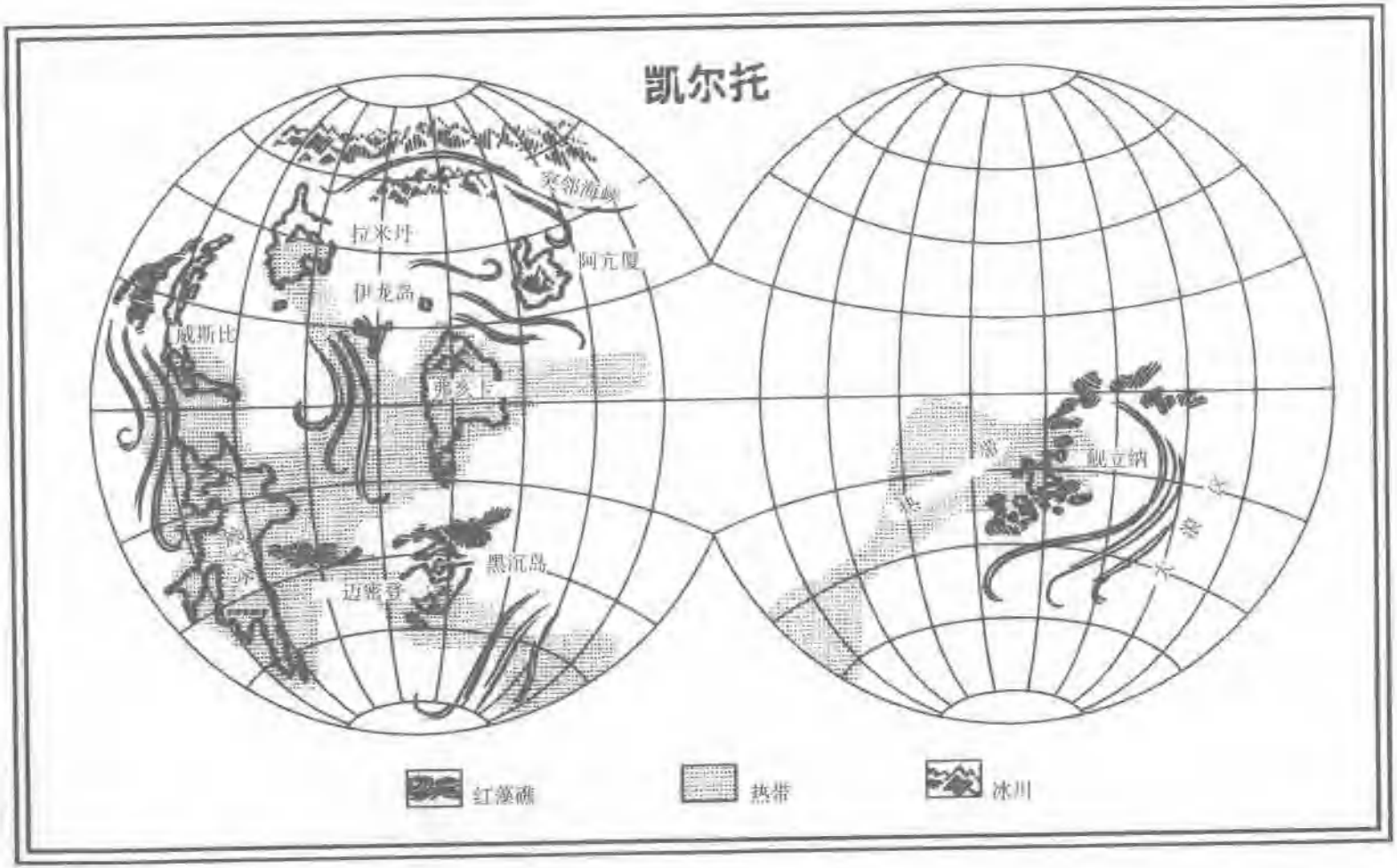
黑沉岛 [第一季]：幽 歌
HEI CHEN DAO: YOU GE

伊莎贝尔·卡莫迪 著
邱望生 余鸿 费文娟 杨静译

责任编辑 胡 焰
封面设计 SEDUCE 设计
版式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晋 冰
责任校对 程 于等

书 号 ISBN 978-7-5411-2718-2
开 本 700 mm×1000 mm 1/16
字 数 460 千
印 张 26.5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电 话 (028) 86259285 [发行部] (028) 86259303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印 刷 四川嘉创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举报电话：(028)86697071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电话：(028)8625930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造物主歌创造了凯尔托，而混沌幽灵现已侵入。歌代表着和谐，而混沌幽灵则总是处处与之作对。一条连接着凯尔托和另外的世界的通道已筑成，它能使一个非歌所创造的人来到这里，此人可能发现是谁绑架了俊麒灵。传说一旦失踪已久的俊麒灵重获自由，歌将在凯尔托重现，混沌幽灵将要被彻底击溃。

但是慧视知道，俊麒灵的自由不会带来混沌幽灵的毁灭，它只会恢复混沌与和谐之间的平衡。两种力量之间的变化在宇宙里总是在不断地此消彼长，而相互之间的竞争产生的能量为生命力带来了部分的能源。

近来两边世界里所发生的事情大大增加了两边融合和重塑的可能性。慧视意识到，要想拯救任何一个世界，得首先从恢复两个世界的和谐开始。

它吸了一口气，心里明白自己对此还知之甚少，也不可能得到足够的信息来计划所有将要发生的事情。

我非万能，慧视喃喃自语，此语一出，心中自是有了几丝安慰。长期的流放使它明白了生命的存在总是有自身的道理，那不是谁就可妄加猜疑的，更不要说可以妄加控制。或许生命的意志就是如此，让混沌征服凯尔托和解救者世界。尽管如此，慧视还得去战斗，去拯救他们。这样做也有安慰，一面是决心维护和谐，同时也承认有失败的可能，面对混沌无序，心里却能平静去接受，这就是平衡。

此时，混沌虚空在期盼中开始震颤起来，慧视赶紧将注意力转向凯尔托。这里发生的事都有渊源，正在如期展开。慧视必须见证所发生的一切，这里的所有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化之中，究竟朝什么方向发展，谁心里也没有数。

慧视聚起精气神，钻进了混沌虚空。

第1章

仅麒灵从波涛起伏的大洋下面
听到琴拉维娜歌声的召唤。
出于爱情和思念，首创物奋然跃入水中，
但这不是琴拉维娜的声音，
这是混沌虚空里制造出的一个假象，
一个回波，是致命的陷阱诱饵，
但是无所畏惧、毫无戒心的首创物
循着幽歌，迅速地进入了陷阱之地。
——仅麒灵之传歌

恩贝儿强压恐惧，再次触动琴弦。琴声随风飘扬，荡击着船体，连躺在船舱硬板床上的那个不省人事的人也开始动弹。

不想让琴声恢复记忆的恩贝儿真想把琴撂在一边；她真想彻底地放弃过去，简简单单地做个岘立纳幻视织女。她毕竟是个将死之人，无所谓有没有过去，然而她不能这么做。虽然没有对任何人作过许诺，她已经发过誓，如果能从这充满阴谋诡计的拉米丹岛脱身，就一定要找回自己的过去。眼下，尽管困难重重，她还是奇迹般地从拉米丹脱了身，有了足够的时间去黑沉岛医治自己的疾病。如若不兑现自己的誓言，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她浑身战栗，同时又想到了另一个需要她找回自己过去的理由。

在从拉米丹逃走期间，阻止她回忆过去的精神屏蔽裂开了一条缝隙，幻觉中她看见一个金发姑娘正从悬崖上坠落。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她异卵双生的妹妹。她回忆起那一个傍晚，当时她俩正在昏暗的海边散步。格琳下水戏游，她站在岸边。发现妹妹出事后，自己想救她也跳进水里。有关的其他事情就再也想不起了。

标枪女菲特答应过恩贝儿，只要格琳还在凯尔托就一定要找到她。

恩贝儿再次抚摸阿罗莎。这件乐器是灵玄祭师艾琳送给她的礼物，制作工艺精巧。可它是一把双刃剑，弹出的音乐能帮助她回忆起过去，恩贝儿需要知道自己是谁；与此同时，对过去的回忆又会给她带来恐惧。恩贝儿不相信自己之所以丢失记忆仅仅是因为穿梭越过了两个世界，其中肯定另有原委。

无论是何原因，一切都等待她去揭开谜底。

恩贝儿弹拨着阿罗莎。记忆随着琴声翩翩起舞，慢慢地展现出一张男人的脸，

硕大的牙齿，微微鼓起的蓝色眼睛。这是哈里森·波恩。

“卓越！优美！”他露出一副过于纯洁的微笑，对恩贝儿只是作曲而不上台演奏深表惋惜，并且信心十足地说如果恩贝儿这个美人能亲自登台演奏，那她的歌曲的价值肯定要翻倍。“好好考虑一下吧，这可是真正能赚钱的机会。”他一面劝说，一面焦虑地用香烟熏黄的手指在肥胖的膝头上敲打着。

那以后，恩贝儿拒绝和他再次见面。

“可我们需要他，”格琳强调说，“我们需要钱，必须依靠这些人。”

“那你去和他们打交道。”恩贝儿说道。

于是这件事情就落到了格琳的身上。

一个月后，就有人愿意出钱买下那支沉重忧伤的乐曲。

出价的是哥特硬派摇滚乐队，就是那种穿粉红色皮革男裤，裤腿上镶着宝石头钉，表演完毕后就把吉他摔个粉碎的硬派的乐队。一旦完成创作的恩贝儿从不关心自己乐曲的命运。她告诉格琳，既然需要钱，那么卖给谁都无所谓，只要不来烦她就行。

交易就做成了。恩贝儿随心所欲地创作歌曲，格琳把它们收集起来，通过经纪人哈里森·波恩，卖给哥特硬派摇滚乐队。钱开始进入她们的账户，涓涓细流逐渐地变成了颇为丰厚的收入。随着哥特硬派摇滚乐队在澳大利亚和英国的走红，姐妹俩发了一笔不小的财。但是格琳和恩贝儿的生活仍然简朴，除了旅行外，大部分的钱都储蓄起来以备将来。

恩贝儿谱曲的第一首歌在公众媒体流行，并变得火红时，格琳非常兴奋，恩贝儿却不感兴趣，创作新乐曲才是她全心关注的事。在歌曲最后签字发行前，她不顾哈里森·波恩的忠告，连录成的歌曲磁带都不听，全然不管别人会怎么去修改她的乐曲。这些事都交给格琳，不幸的是她是个乐盲。然而姐妹俩除了偶尔提及之外，从不正面讨论格琳的这个缺陷。对这事的沉默源于她们的孩提时代。

和其他许多的双胞胎相似，她们小时候曾亲密无间，甚至有她们自己的语言，但是她们之间也存在一些不能消除的差异。格琳对于音乐的无能就是其中之一。她无法理解恩贝儿对音乐的热爱。随着年龄的增长，音乐给她俩带来的距离就愈加明显。恩贝儿向来淡雅纤弱，大部分的时间花在研究音乐上，而格琳大部分的时间则致力于体魄的锻炼。渐渐地两人的性格差异越来越大，变得南北各异。

恩贝儿因为患病而疏远了格琳，也疏远了所有的人。

脑瘤导致了恩贝儿的一只眼睛瞎了，更糟的是，肿瘤无法摘除，而且在死亡最终来临之前她还会变得全盲。无法治愈，没有希望。她的生命仅仅剩下一年或两年左右的时间。

对恩贝儿来说，这消息真似晴天霹雳，天塌地陷，恐怖成了一座不可逾越的黑色大山，从此支配和控制了她的生活。这座不可逾越的大山就是那个躲不过去的事实——她将不久于人世。恐惧疯狂地折磨着恩贝儿，好像这座黑色大山随时都会崩

塌，把她压成齑粉。

难以置信的是最终是疼痛拯救了她。忍受疼痛几乎耗尽了恩贝儿所有的力气，让她没有精力去思考死亡的恐惧。疼痛间歇时，筋疲力尽之际，恩贝儿想到了一个能让自己保持精神健全的办法。从此，恩贝儿不再关心有没有治愈的方法，只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治疗，从思想上彻底接受死亡的现实。她在死亡大山的阴影下建造起自己的小屋，顶礼膜拜起死亡来。

死亡的大山始终在她面前时隐时现，对音乐的念想和渴望在山脚雀跃起伏，等待着她的屈服。

她变得麻木了，对世间任何事情都失去了情感，即使对父母和妹妹，也如陌路人，除了对音乐的狂热。

她开始为自己的死谱写送葬曲。它们也不能触及她的灵魂。她没有畏惧、没有爱情，也没有希望。

恩贝儿的冷漠非常成功，她继续活着，创作歌曲，等待死亡的降临。

恩贝儿用麻木的手指拨弄着阿罗莎，努力让过去的自己与现在的自己和谐地统一起来。

一方面，她是那个差点被海水淹死，却难以置信地被一个兽人救起，还可以用心灵感应术与兽人交流的恩贝儿。她听过年轻标枪女战士塔蕊的故事，并为之着迷。她和淘气鬼阿里，未来凯尔托的统治者一起开怀大笑过。她从拉米丹逃出，正在去黑沉岛的途中，那里有治愈她疾病的希望。然而另一方面，她却是在死亡大山阴影笼罩之下冷漠悲观的恩贝儿，没有感情知觉，放弃了对生活的希望，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这两个恩贝儿相互争斗，昭显自己的力量，要使她们统一协调起来十分困难。

冷漠的恩贝儿强大有力，有音乐和死亡大山做其后盾。病痛的记忆就像一个巨大的黑色嵌合体一样围绕着她，把她和外界隔离开来。她既不相信自己世界里的医生能治愈自己的疾病，也不对黑沉岛的医者抱任何希望。医者们能抑制肿瘤的生长，却不是死神的对手。恩贝儿之所以现在仍然能神志健全，全在于她对生命的态度。她不相信另一个世界里的医者能给她带来希望，她觉得自己属于死亡。

但是从大海里获得新生的恩贝儿并没有放弃，不会对希望松手。当灵玄祭师告诉她，说她将不久于人世，她被吓坏了。但是她得到了许诺，黑沉岛能将她治愈。

“在那云雾缭绕的小岛上，人们将能帮助你。”灵玄祭师艾琳曾这么许诺道。

但是你敢相信吗？冷漠的恩贝儿问道。如果一步走错，会有什么后果？绝望将吞噬所有希望，畏惧和疯狂将再次洞开大门，从此无法关上。想想，那时该如何面对死亡的尖叫？

新生的恩贝儿战栗着，她刚刚才从冷漠的恩贝儿那里获悉她曾经遭过的罪；就算只是记忆，那疼痛已经让她承受不住。她已经遭了些罪，在去黑沉岛的旅程中她

也许还要承受更多的痛苦，但都不能和冷漠的恩贝儿已经承受的相提并论。

那我们是必须去那里了？冷漠的恩贝儿冷酷地问道。我们不应该抱有任何希望。无论哪里，死神都能够找到我们，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我们必须随时准备被它吞噬，我们决不后悔。如果有任何痛苦，我们必须把痛苦当做一种护身。如果我们必须死，我们将死而无惧，我们将优雅地进入另一个世界。

于是，新生的恩贝儿让自己沉浸在冷漠恩贝儿那绝望的宁静之中。希望被凝结成了单调而阴沉的宁静。她熟练地在阿罗莎上弹奏出一串美丽而缺乏光亮的音符，仅在此时，才让自己回忆起通过大海来到凯尔托的那天晚上。

当时，天色已近傍晚，她和格琳面对面地坐在希腊的一个咖啡店里。她们快用完晚餐时，一个老头从厨房的侧门进来了，带着一把吉他和一个小凳。他靠近门边坐下，没有任何炫耀和夸张，便开始演奏起来。

恩贝儿重新弹奏了老头那晚演奏的乐曲，极不舒服地回忆起当时的音符，或如寒冰，或像烈火，或凉透，或沸腾了她那麻木不仁的血脉，和她思维里的悲观旋律进行了交锋。她奏出的是一支不和谐的乐曲，但是她记得老头的音乐里似乎包含了某种深层的哲理，挑战着她的宿命论。和她的态度不同，老头的乐曲以死亡为主题步步深入，曲子在绝望中牵入了一丝亮丽而又带着危险的希望。

后来老头开始用英语吟唱起来，嗓音粗犷而悦耳。歌词讲的是一匹马在寻找亲爱的女主人的途中被淹死的故事。恩贝儿尽量避开音乐，细听歌词。然而歌词也在谈论希望，告诉人们这匹被淹死的马是如何在冥冥中缠绵地思念自己的女主人，却不知她也进入了冥冥中的另一个世界。它的想念是如此的情谊真切，意味深长，超越了死亡，超越了所有的限制，大胆地希望，大胆地呼唤。这歌曲本身讲的是死亡和失去，但是词里曲间含义深邃高亢，与音乐中的那一丝亮丽音符形成了共鸣。

恩贝儿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了歌词。

当黄昏降临时，
幽歌四起，
你会去听么？
你会踏上月光粼粼的潮汐么？
你会用歌声呼唤迷途羊羔回屋么？

老头俯身弹奏着吉他，脸上的汗水涔涔闪烁；海浪和着音乐轻柔地震荡。

“你感觉还好吧？”记忆中的格琳问道，身体伏向桌子，朝她靠近。

“这歌曲……我在什么地方听到过。”恩贝儿喃喃低语，现在回忆起了，这可是真实的。

可是在哪里呢？

茶端上来了，恩贝儿机械地喝着，格琳在一旁付账。她们离开后，老头仍然没

有停止演奏。恩贝儿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跟着格琳糊里糊涂地来到海滩上。月亮已经升起，格琳停下脚步，看着面前的万顷金黄色波涛。老头琴弦上的手指还浮现在恩贝儿的脑海里，时而猛拨，时而轻抚。她感到他的歌曲剥去了她的伪装，可显示了什么东西呢？

“看！”格琳叫出声来，手指指点点，“今晚的第一颗星。许一个愿吧！”

恩贝儿没有反应。她的头开始阵阵颤痛，这是没有按时服药的惩罚。她试图像欢迎一个老盟友似的拥抱疼痛，然而这样做也无法驱走贯穿她整个心灵的音乐。老头的歌曲吞噬了她的痛苦，让一切都显得那么美丽。

别来招惹我！她的灵魂尖声地呵斥音乐。

恩贝儿紧握阿罗莎坐在那里，身体战栗不已，回忆的事情让她绝望。她曾以为自己已经无所畏惧，但事实证明这错了，老头的音乐证明了那只是她的幻觉。是这种意识造成了她的健忘症？是它允许新的恩贝儿诞生，来进一步削弱她的力量？恩贝儿不断地弹拨阿罗莎，不停地回忆起往事。当时，她站在一边，没精打采地看着格琳脱去外衣，跃入波光粼粼的大海，游向远方。格琳的姿势总是那么优美，后来又翻过身来，仰漂在水面上。夜色越来越浓，飘忽的云彩轻轻地遮住了月亮。

在瞬间而至的黑暗中，恩贝儿又一次听见老头在餐厅里演奏的歌曲。月亮又钻出了云彩的怀抱，她清楚地看见格琳正在水中拼命地挣扎。迷惑不解的恩贝儿想看个明白，朝前跨了一步，抬头斜视着月亮，又跨了一步。格琳究竟是出了事，还是在那里溅水戏玩？当时云雾变化莫测，只有一只好眼睛的她很难目测出正确的距离，判断清楚情况。

格琳从水面上消失了。

恩贝儿放声大叫，长期埋藏在心底的压抑被释放出来。即将葬身于大海之底的是她的孪生妹妹。以前相信感情已经枯竭的她发现自己能够产生感情，也会感到畏惧！

她的头好像被老虎钳钳住了似的，疼得直打战，但是她仍然四处寻求帮助。可是，在这浸渍、多石的海滨上，四处空荡荡的，死气沉沉；轻舟被绳系在岸边，就餐的那家餐厅还在一公里之外。惊醒过来时她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没膝深的水中，冰凉的海水渗透了她的衣服，咬噬着她的肌肤。身体漂浮起来以后，她的手臂开始向前缓慢而小心地划动，那只好眼睛紧盯着格琳沉落前的水面。

裤子紧紧地绑住了双腿，她费力地想把它们挣脱。气力就像沙漏里的沙，一点点被耗尽。为了救助陷入水中的格琳，恩贝儿不顾心中的自我警告，继续向前，眼睛注视着前方的丝毫动静。月光下，波光粼粼，非常平静。

“格琳！”她拼命地叫喊，但是最终吼出的仅是一声筋疲力尽地呻唤，“格琳娜……”

海面上没有回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入水后，她很快就虚脱，随后就失去知觉，漂浮在水中。对于这段记忆，两个恩贝儿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了一起，分不清谁是谁了。记忆以某种方式重叠，与两个世界瞬间发生的重叠一致，使一种奇怪的跨越成为可能。在变化莫测的云层的掩护下，一轮黄色的月亮变成了一绿、一蓝的两个凯尔托月亮，恩贝儿也在不知不觉中穿越于两个世界之间，完全迷失了自我方向。

两组记忆相互对照，不容有丝毫的遗漏。一个恩贝儿若有遗漏，固执的另一个就强扭着回到穿越两个世界之前。她必须让自己充分地回忆起过去，才能有更加细致的体验。于是她变成了被回忆起的恩贝儿，沉没在水面下，正准备拥抱死亡；衷心地感谢那充满魅力的海底潜流。她又恐惧、又着迷地觉察到自己这种心甘情愿的求死之心。血液剧烈地冲击着她的耳膜，肺部强烈要求新鲜空气。她屏住呼吸等待着，以防当她开口时海水会猛然灌入肺部，那时候想改变主意也为时过晚。

突然她听到一声刺耳的马嘶。

她本能地挣扎着逃回水面，想避开这可怕的煎熬之声。然而马嘶声似乎充斥了整个大海，好像周围有成千上万匹马，整个世界的马都汇集到了这里，她被淹没在了恐怖之中。

阿罗莎发出一声杂乱的刺耳旋律，随后哑然无声。

第2章

歌的首创物俊麒灵，
就这样告别了世界，
被囚进了幽幽海底。
——俊麒灵之挽歌

船长雷威尔大步踏进客舱，“幻视织女，拜托你不要弹奏了好不好？”她毫不客气地说道，手指着恩贝儿膝盖上的阿罗莎，“我们周围现在有其他的船只通过，最好不要因为你的音乐，让那些船上的人有所警觉。毕竟风暴之歌搭乘的不是正儿八经的乘客。我想现在岸上因为你的失踪已经闹翻天了。”

“非常抱歉。”恩贝儿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把阿罗莎靠墙放在了地板上。她的头还因为马的嘶鸣而眩晕。

雷威尔耸耸肩，“我从未听说过你还会作曲。”

恩贝儿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在凯尔托，她从未演奏过。在这里一大半的时间里，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懂音乐。“我一直病着。”她最终挤出了一句话。

女船长的眼睛里流露出哀怜的神色，恩贝儿知道雷威尔也一定听说过她将不久于人世的说法。女船长褐色的两眼间有着深深的皱纹，恩贝儿猜想如果她知晓她船上捎带的是救过凯尔托大君主的幻视织女，她还不知道要焦虑成什么样子。虽然目前还没有禁止她离境的命令，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泰森正着迷于她，并要求她待在他的身边，还悬赏给她寻医找药。

如果女船长进一步知道了那个被她带上船的人就是被指控为企图毒死大君主的主犯，她就会更担心了。

“我们需要多少天才能到达迈密登？”她问通，意识到她俩之间有好一会儿的沉默了。她没提黑沉岛，尽管那才是她最终的目的地。她也知道那个云遮雾罩的小岛就处在比它大得多的迈密登岛钳形的海湾里，要直接从海路到达是不可能的。迈密登是必经之路。

“现在我可回答不了你的这个问题。”威斯比女船长冷冰冰地回答道，“那将取决于船被安排的路线，是从威斯比直航呢，还是经由岘立纳绕行。”

“我想，既然迈密登靠得近一些……”恩贝儿结结巴巴地说着，没有能控制住自己声音的哆嗦。她从灵玄祭师艾琳的地理课上受益匪浅，明白受潮水影响的岘立纳岛是凯尔托最大也是最遥远的岛。到那里至少得两个星期，对于恩贝儿来说，这无疑意味着难以想象的痛苦，也许还有死亡。她的医生曾说过，一旦停止服药，她

可能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可活。她在凯尔托的时间肯定已经超过了两个星期。艾琳以其特定的治疗方式，不仅为自己消除了疼痛，而且还阻止了肿瘤的生长。但是眼下艾琳不在身边了，本能告诉她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恩贝儿表情上的一些东西让女船长的态度稍微软了下来，“我猜想我们会被安排直接走迈密登，因为岘立纳在这个季节没有什么生意好做。一靠岸我会直接去找我父亲，报告完毕后就能知道下一步的安排了。如果走迈密登，那不过就是几天的工夫。”

布雷德高声地呻吟起来，两人都转身看着他。这个弗亥卡人面朝着墙，像一个胎儿似的蜷曲成一团，身上搭着一个水手送来的被子。他一面低声呻吟，一面翻过身来，污秽的面孔着实把恩贝儿吓了一大跳：他满脸血污和青紫，嘴唇迸裂，鼻子和脸都肿了，但是也有好处，至少没有人能认出他是凯尔托未来大君主那英俊的兄弟和保护人了。

“怪不得你的同伴不喜欢被打扰，小姐，但是他的创口需要清理。”雷威尔平静地说道。她大步来到舱屋的隔墙前，推开了华丽的嵌板，从凹壁里取出一叠纱布和几个小罐，“这不是爱立冬产的药，没有得到官方的批号，但是很有效的。”

恩贝儿点点头。和艾琳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她获悉了爱立冬传统上是凯尔托诸岛中唯一获得大君主颁发许可证来生产药品的岛国。可是近来爱立冬的药品生产商们却更多地专注于生产化妆品和春药，真正需要的药品短缺得很，价格昂贵。因此，威斯比人发明了自己的私卖药品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恩贝儿推想其他的岛国大概也是如法炮制的。一个明智的君主绝不会许可这么重要的产品被垄断生产，可泰森一点不聪明。

“创口清理以后，敷用绿色油膏，”雷威尔吩咐道，“如果创口不干净，而且也无法清理干净，用这种黄色药粉。”她把药罐在桌上一字形地排开，恩贝儿仔细地听她讲解，“红色的膏剂专用于很深的创口，是创口粘合剂。你把创口的两边拉拢，保持这种状态，直到伤口粘合。但是注意，没有清创的伤口是不能这么干的。当他苏醒过来时，把这白色的粉末兑水给他喝下，可以镇痛。”

恩贝儿恭顺地点点头。雷威尔看着她戴的面罩，有点老大不高兴了。还好，有一个水手刚好叫走了她。

恩贝儿极力不让自己再陷入沉思。她叹息着一把扯下头上的面罩，戴上了艾琳当时为了以备不测为她准备的那半张假面具。灵玄祭师曾告诫她，让她始终要盖住瞎的那一只眼睛，因为她的肿瘤给瞳孔上造成了一个很不一般的银色阴影，跟凯尔托灵玄祭师的银翳看上去一个样。所不同之处是，灵玄祭师两只眼睛都是瞎的，而一只眼睛有银翳昭示她是一个陌生者，来自于另一个世界。陌生者来到凯尔托也不是罕有的事，但是在当前这个多事之秋，这就变得非常危险了，因为许多凯尔托人认为他们是化了装的，从混沌虚空里来的魔鬼。唯一只有黑沉岛的灵玄祭师和她们的追随者相信陌生者是经过一个通道偶然地被吸入到凯尔托，而建造通道的目的是

从另一个世界里引进一个传奇的英雄来拯救凯尔托。

布雷德大口地用嘴呼吸，恩贝儿猜他的鼻梁骨可能被打断了。眼下，她几乎记不起第一次看见这位纨绔公子时的样子了。当时他风一般卷进艾琳的公寓，身披一件精致的绿色大氅，脚蹬一双十分匹配的闪亮长靴，和他笑眯眯的双眼一样的光彩照人。当时恩贝儿在艾琳的要求下，没有戴面罩，只戴了半张假面具。布雷德瞅着她，微笑突然在脸上凝固了，爱慕之情溢于言表。在他之前，给恩贝儿眼送秋波的人真是太多了，所以她也没太在意。当然，他未能领会她对他的回避，因为恩贝儿当时连自己是谁、从何而来都没有弄明白。

不过，现在他只是一个需要别人怜悯的人，帮助他只是出于同情心，没有夹杂其他的情感因素。

恩贝儿强迫自己全力以赴，专注于弗亥卡人的伤口。他的右眼肿得像一个中间有裂缝的红桃子，脸上还有好些口子和紫淤。恩贝儿拉开了被子，脱下他的上衣。颈子和肩膀上没有伤痕，骨头也是正常的，但是包裹在破衣服里的一条臂膀正散发出恶臭。在惶惶不安中开始拆开捆绑在上面的烂布，烂布、脓、血和肉紧紧地黏在了一起。她顾不得阵阵作呕的感觉，在凹壁里找来一把小刀，把能掉的东西都割掉了，然后她把注意力转向了他的双腿，有的地方裤腿也和肌肤紧紧地黏在了一起。一个膝盖上绑的绷带被凝结的血搞得非常坚硬，她忍住害怕，用一小块棉絮，一点点让热水浸透干硬的绷带，让它慢慢地松散开来。

药水散发出一种刺鼻的味道，让恩贝儿联想起了锯桉树时的气味。它肯定对伤口也有刺激，不然布雷德不会发出呻吟声，还下意识地扭动身体躲避。不过恩贝儿能毫不费力地按住他。这倒不是说恩贝儿多强壮，而是他的身体已经虚弱到了可怕的地步。稍微挣扎之后，布雷德再也不动了。

她慢慢放平他的身体。从他身上的伤情判断，一定是有人用棍子重复地抽打过他。现在即使没有人触摸到他，他也会呻吟，恩贝儿怀疑他的肋骨是不是被打断了。她用温水浸润着他手臂上的绷带，最终把它们解了下来。眼前的景象让她作呕，手臂上全是被野蛮烫伤的水泡，皮肤已经破裂感染。

他的腹股沟和生殖器受到野蛮的撞击，青肿淤血，庆幸的是还没有破皮。除了从油画上，恩贝儿从来没有见过赤身裸体的男子，但是布雷德的伤势不容许她有任何害羞和窘迫。当她最终设法把泡软的绷带从他的膝上揭开时，她发现膝头似乎已经被钉锤敲碎了，还发着恶臭。

布雷德再一次扭动身体，想避开她的触摸，最终恩贝儿还是清理干净了创口，涂上了油膏。

做完了这一切以后，恩贝儿试着把他翻过身来，但是她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她发觉自己一生中，还从来没有为其他任何人做过这么多的事情。她一下子软在了床沿上。她扯过一床毯子，盖在了布雷德的身上，藏住了他的脸部。现在他的脸已经洗干净，可能会被人认出来。恩贝儿心里纳闷，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能把他折磨到这

种令人发指的程度，简直就是疯狂的残忍。泰森能下令这么干吗？

谈到凯尔托的这位统治者，恩贝儿很想知道他对自己失踪的反应。当然，他会把她和布雷德的逃脱联系起来，谁叫他们同时，而且在同一地点人间蒸发了呢？虽然有人会把他俩都当成是逃犯，但是可能也有不少人会认为恩贝儿是被布雷德绑架了，目的是防止她预见更多的阴谋。菲特曾经有过这样的设想。但是没有人会想到去海上搜查，因为影子人的那些手下会在树林里布下迷魂阵，让人以为布雷德已经逃向内陆。阿里继续在拉米丹的露面会让人们相信他逃亡的哥哥仍在岛上，因为布雷德是年轻王储的保护者，这可是家喻户晓的事情。

泰森想不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不会知道护送恩贝儿去死牢的绿衫军已经接到密令要杀死恩贝儿和布雷德，并布置出一场谋杀和自杀的场面。即使他亲自询问那些军人，他们也不会告诉他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恩贝儿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她的逃脱，那个自称为罗拉尔的奇异兽人介入了，因为它说恩贝儿的生命对它来说至关重要，但究竟为什么，谁又知道呢？

“我发誓，这也包括你。”它悄悄在她的心里说道。

她不知道他具体发的什么誓，但肯定与拯救和保护陌生者有关系，而且由于他的干预，她居然成功地将布雷德营救了出来。她不再认为兽人是一种幻觉，不然，她怎么可能和它有了三次的心灵对话，它又两次救了她的性命。

无论它是什么东西，恩贝儿思忖道，和我一样，它可是实实在在的。她回想起了它第一次救她的时候，它的那双闪闪发光的金色猫眼，以及它柔声柔气的话语，“我们两个都在做梦，女士。”

她感到一阵眩晕，赶紧坐起身，生怕再一次进入幻视当中。她不同于灵玄祭师，一旦进入幻视就无法自控。而其幻视也是说来就来，没有任何征兆。很多她看见的事情她都无法理解，其中不乏非常重要的事情，像格琳从悬崖上摔了下来。

我现在明白了我自己是谁，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恩贝儿思忖道。

她的心思回到了峭壁宫和那里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幸运的话，泰森的卫士会按照安排的那样找到伪造的痕迹，在岛的荒野处展开搜索。也许泰森现在正在给威斯比发出指令，要扣住风暴之歌和船上所有的人员，因为他的使者阿夏在牢房里看见恩贝儿正在帮助布雷德逃走。况且，阿夏现在可知道了更多的细节可以报告。

想到阿夏在一把撕去了她的面具后的惊愕表情，恩贝儿一阵战栗。她那只有银豁的眼睛明白无误地表明她就是陌生者。如果阿夏告诉了珂若琳，他真正的主人，她一下就会明白恩贝儿是想去黑沉岛，而且很有可能是带着布雷德一起潜行。她马上就会联系她的亲信绿衫军，把守所有通向迈密登的港口，找到并处死他们。

然而，菲特大概能按照她所许诺的，让阿夏永久地沉默。恩贝儿也相信菲特有能力除掉阿夏，特别考虑到如果阿夏活着，灵玄祭师也会处于极大的危险当中。菲特为了保护艾琳，会不惜采取任何非常手段的。

外面传来了脚步声，恩贝儿不由自主地直起身来。来者是雷威尔，手里端了一

托盘食物。她没有好气地说道："这可不是一位女船长分内的工作，但是我不想要船上的其他人到这附近来闲逛。"一面说，她一面狠狠地扫了布雷德一眼，这让恩贝儿心里一沉。女船长毕竟还是认出了他。

雷威尔放下托盘，来到床边，拉开了毯子，"你到底还是把他洗干净了。"

"只洗了一面，我没劲，挪不动他。"恩贝儿承认道。

雷威尔也试了试，想挪动这位弗亥卡人，但是他高声呻吟不止。"可能有骨头断了。来，让我们一起使劲。"她俩慢慢地翻动着布雷德，让他脸朝下趴着。恩贝儿拉开了他背上的衬衫。看着眼前模糊的血肉，雷威尔愤怒地直摇头，"他们鞭打他的时候连衬衫都没有脱，伤口一定感染了。"她看着恩贝儿斟满一碗水，问道："为什么你老把脸藏在面具后面？"

"因为我不希望别人看见我病愈后的疤痕。"恩贝儿小心翼翼地回答。多亏了艾琳的帮助，她如今能够模仿凯尔托上流社会讲话时那种装腔作势，对于凯尔托的许多习俗也有了足够的了解，不至于暴露自己是一个陌生者。虽然雷威尔也忠于黑沉岛，但是菲特警告在先，要她不要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任何人，除了标枪女的领袖杜兰，此刻她应该正在迈密登岛上的标枪女训练学校里。

"你救了泰森的命。"威斯比女船长开口道，完全没有称赞她的语气。她对大君主毫不拥戴，这恩贝儿可不能责怪她。黑沉岛灵玄祭师对泰森坚持不懈的支持让人很无法理解。泰森也确实有过英明的时候，但明显的是，他现在的精神和情绪都非常不稳定。更糟的是他还厌恶起灵玄祭师来了，特别是艾琳，据说，他俩曾经还是一对恋人呢。

恩贝儿没有搭腔，如她所料，女船长继续喃喃低语道："如果当时你没有吱声就好了。"

"难道你能眼看着一个人饮毒酒而不阻止？"恩贝儿冷冷地问道。

雷威尔板着脸，"这人试图给泰森投毒，是你救了泰森。现在你又救了下毒的这个人。"

"布雷德没有给任何人投毒。是珂若琳和阿夏干的，嫁祸给了布雷德。"

"爱立冬那母狗酋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连婴孩都可以下毒手，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眼下的事实：你和这个弗亥卡人待在一起非常的不合适。根据我的经验，不相配的东西硬凑在一起就会产生摩擦和火花，引起火灾，会烧掉许多东西。"

"我们希望的就是去迈密登。"

雷威尔没有正面回答，"当船停泊在威斯比时，你们最好不要露面。"

"我同意。"恩贝儿说道，她开始因为雷威尔那种固执的粗鲁面感到不愉快。难道这个女人还以为她会对景观感兴趣吗？

雷威尔干笑了一下，"小姐，别老是那么冷冰冰的，大洋可是世界上的冷东西，我要和它打一辈子的交道呢。"

恩贝儿拒绝示弱，虽然她的命，当然还有布雷德的，都取决于雷威尔是否履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